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文集卷七八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僧夏書

東里文集卷七

明 楊士奇 撰

序

送李永懷歸東平序

永樂十九年冬士奇侍儲君自南京入朝道出彭城以北屬歲饑民男女老弱纍纍道傍拾草實以食而滕與鄒尤甚儲君憫焉不忍民之及於此也遽命山東布政使暨郡縣長吏計口而賑貸之侍從之臣亦皆動念矜

惻且竊憾其長吏不以豫聞也既度濟寧入東平之境視其民皆充然意氣和悅如無所不足者而老者數百人鬚髮如雪冠方巾褒衣而長裾濟濟焉夾道東西聚立候展祇謁之禮從臣見者皆驚喜駐馬就而問之此邦歲庶幾有收乎曰然州其有賢守乎曰然輙舉手加額言曰皆上之賜也又問州守氏名及其鄉郡曰前守楊公今之守李公皆出廬陵而併舉其宜民之政聞者既皆為東平喜又喜其民之言達於禮也尚書夏公顧

謂士奇曰廬陵固多賢此兩人者亦識之否乎士奇曰
前守名瑒字季琛家吉水於士奇同宗蓋宋忠臣建康
通判謚忠襄之後爲州縣二十年率有善政今守名湘
字永懷士奇同里人其父子兄弟慈孝友愛而力於生
業未嘗以非義取皆鄉人所重者衆嘖嘖稱歎曰古之
官人者必推本其行其有以夫抵暮余獨過訪永懷唯
一童子守舍家具蕭然是夜宿州學其博士弟子亦皆
娓娓道二守之賢時驛路所經東平屬邑其南汶上有

史知州其壮東阿有貝知縣皆以廉潔寛厚得其民心故盡東平之境不見有不遂之民者而自是所過郡邑所見其民則未嘗不歎東平之僅有也明年永懐以例代去其後朝廷遣使廵撫天下問民所疾苦東平之民羣訴於使者乞還李知州使者以聞命還之葢東平自永懐去至是更三歲歷兩知州矣民心之好惡豈有他哉撫之不當其道不慊其意則欲去之如古謝詢之為吴縣者葢人情所同也如撫之當其道慊其意其去也

欲留之而不能如鄧攸之為吳郡者亦人情所同也其賢不肖相去豈直倍蓰什伯哉永懷之賢亦攸之徒歟其所施諸東平者余及親見之故其復任也序以為贈亦以勵其終云

沙溪劉氏重修族譜序

澄江南望兩舍外崇山疊嶂綿延峻拔出沙溪稍衍迤平曠溪源遠而厚四時不竭故緣溪皆沃壤無旱澇之虞而耕稼常豐環溪而居非一姓劉氏其望也余總角

嘗一造焉時百川先生尚無恙癯然蒼顏而華顛意氣軒豁一見與余論詩喜動眉睫是日微雪初霽釃酒炙魚偕余循溪上左右指顧諸峯盤迴起伏揖讓之勢巉巖突兀峭厲之奇語余曰吾劉氏居此十有五世矣吾先人雖未有躋膴仕而行義之卓出與茲山相雄者代有之矣又顧溪上田千餘畝曰皆吾故所有也自歷變故來吾鄉之巧而力者悉取之今吾幸且老死於此無憾矣已而與余酣吟倡和譚噱不輟余曰先生所謂超

然物表者非耶笑而不答暮歸過視其故居雖斷垣壞
礎黯乎荒榛瓦礫之墟尤可以想見昔時之盛夜宿其
舍家具蕭然牀前酒一甕案上斷簡數編及鄉先生陳
海桑王竹亭劉槎翁寄書數緘而已明旦其族父明道
翁肅余登靜安堂觴余翁貌老而容溫禮恭而意厚傾
寫樂客也余留詩堂中而去既去而質百川於海桑先
生先生曰汝不及其少壯儁爽時矣間一二事舉之未
嘗不使人動心也蓋於今四十餘年矣明道從孫郁武

於余有連袂之好前十數年嘗以族譜求序未暇也今百川從弟伯塤仕為刑部員外郎在京師求序譜益數按譜自九承事唐季避金陵徙西昌始家沙溪八世至稽道生四子七孫其後始盛又五世至明道六世至百川族益盛譜載總十有八世其間雖有仕者而迨今伯塤在秋官十餘年能聲焯著所至未可量也此可以徵劉氏先德矣而獨百川之後今不祀此其可徵善仁者之應乎抑亦果係其數乎明道嘗續譜此譜又郁武伯

墳所重續者余素景仰百川故於序不能無慨焉者也

蔣氏族譜序

太醫院判儀真蔣君用文作蔣氏族譜既自序之又以求余序按蔣出姬姓周公第三子伯齡封於蔣盖今汝寧之光州子孫以國為氏漢末琬事聣烈至尚書令琬之後曰啓者仕隋為莱州司户因家于莱司户五世孫欽緒仕唐歷汴魏二州刺史又家魏州其仲子清為東京留守判官死安禄山之亂贈禮部侍郎賜謚忠八世

至惟雅宋仁宗朝舉進士累官房州通判又四世至守訓而宋南渡遂晦迹不出其孫遠仕金為尚書兵部郎中遠之孫安中舉卓行入官楊雲翼薦其材再遷國子助教上書諫用兵不聽棄官去後從太學諸生請復其位卒稱疾不起其孫應茂元初避兵淮南遂家儀真儀真蔣氏昉於此應茂子用雷為揚州醫學教授教授子宮舉進士官崇明州判國朝洪武初部使者吳琳以史材薦授翰林修撰引疾辭不許改蘭陽縣丞用文之考

也而譜斷自守訓至用文之子凡十有一世吾於是有以觀其世德焉自漢至唐又至於金於立朝涖官秉政守義焯焯有聞矣及叔季之世或仕或處未嘗不以愛民澤物為心也盖其先皆業儒自助教以下無治醫而世相襲盖以謂不得施諸此則施諸彼何其用心之厚也仁人君子之心欲推古聖人之教以為及人之功上焉者儒次焉者醫得乎命而達也用儒之道於國家天下而功之及人博也命不可必得不得而用之醫其及

人之功亦孰之能禦哉然安得世皆仁人君子之心也彯纓垂組高爵而重禄號養民為職而於民休戚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彼其心何其厚薄之懸絶也葢譬諸泉焉源厚者流必逺蔣氏之先其相承厚矣今用文以儒承家以醫歴官以仁存心其所施加厚也然則蔣氏之後其自今何可量乎

王氏家乘序

元史傳良吏十有八人先待制其一也之十八人者余

少嘗反覆熟其治行信皆足以匹休前聞貽範來代而王宣慰止善史稱其務明理以致用者蓋已心識其良吏之明規後讀先公同年友黄文獻作宣慰墓文亦重明理致用之説而他德善尤詳以是益慕宣慰之為人永樂壬辰考會試禮部得宣慰曾孫鈺之文次在第二以奏上臨軒策試親擢鈺第一甲三人鈺字孟堅既授官同在翰林十有餘年其學識操行皆儒者愈久而愈可親蓋又敬歎宣慰之有後也間得見其所作王氏家

乘首譜牒其次當時名公所作碑記哀祭之文及往復贈寄之詩而其先世所著文章終焉盖歷世變故能掇拾一二於千百亦難矣譜斷自其至其若干世著其所知而闕其所不可知其所書皆慎而不苟凡出於當時名公所作者皆足昭遠信後而其先世之作亦皆有以追配古人可寶也已盖王氏宦達莫盛於宣慰宣慰之先後有為太學師為郡幕為縣佐亦有隱處不仕者其文學行義皆可考見譬諸藍田之産為瑚璉為圭璧珩

璜雖用之不同與夫璞之未用者莫非溫潤縝密之可貴也王氏文獻足徵於是乎在嗚呼人生富貴如烟雲之過目飛鳥之遺音豈可恃以不泯君子所恃者道德功業文章世葢不能以泯之故有一國之書有一家之書皆所以不泯之器也而家之所書與國異者獨備夫言行之善葢尊所自出且示法其後俾圖不辱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矧言行之善之所存乎孟堅間求余序家乗故書以告其後之人

北征集序

北征集者今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公之作也公侍太宗皇帝凡四出師征幕北此蓋永樂八年第一出師也是歲布尼雅錫哩拒逆朝命拘殺詔使侵犯邊境邊民苦之故不得已有弔伐之師蓋虞之征有苗商宗之伐鬼方文王之伐崇密皆仁義之舉也士奇雖不獲侍從今奉詔修兩朝實録獲睹永樂從臣記當時車駕所至聖謨神武如神明之不測如雷霆之

下震而宥過綏降如天地之兼容威德之盛蓋前代帝王所未有也公以清材博學介胄櫜鞬從屬車司命令而閒暇形諸詠歌長篇短章渢渢乎鋪寫鴻猷宣揚偉績凡山川氣候之殊道途涉歷之遠所以充拓見聞發舒志意者靡不備之士遭遇之盛如公求諸往古無幾人焉漢班孟堅負良史才嘗從車騎將軍出金微擊北邊典文章猶至今傳諸史册豈若公親侍龍御於數萬里之外哉唐太宗征高麗文學之臣多從亦有歌詠之

富如聖明之朝乎有無未可知而公所遭遇固其文學克當上心有以致之歟士奇與公皆太宗皇帝臨御之初簡寘翰林典密命永樂已丑車駕廵幸北京士奇受命輔仁宗皇帝監國始與公分職嗚呼鼎湖龍駕遠矣誦金公從征之什追惟先朝大德而効報無能其感愴於中有能自已乎遂書以為北征集序

送黄敷仲之官浙江序

三山黄敷仲拜浙江左布政使之命將行其同鄉之友

宗人府經歴張珂屬贈以言敷仲學博而才廣徳立而譽彰余奚言雖然有斯文之好焉能無言乎浙水東西十一郡六十五邑其民生之秀慧物産之精好為十四布政司之最然大抵浙東西其俗異也浙東趍文雅浙西騖浮華文雅有務尚之意浮華流於薄矣其薄之習亦沉溺膠固非一朝之謂也周公親監殷民於下都至君陳繼之其策命猶以未變故習為言盖習俗溺人之深譬諸痼疾療之者非砭焫藥餌攻補並施有積累之

功豈遽能愈也我國家道德涵養六十餘年皇上承列聖之大統丕顯治教而敷仲任方岳於此則正人心厚風俗於理道豈細故哉承流宣化雖守令於民最親而所以表守令者方岳也召伯嘗布文王之化於南國其民愈久而思慕歌詠之不忘甘棠之詩是已敷仲往以古人之心奉宣聖明之德化先近以及遠使兩浙之民勃勃焉皆興起禮義操存醇厚優游泰和之世將異時無思慕歌詠不忘吾敷仲者乎敷仲歷河南湖廣兩布

政司叅政持躬愛民有素矣吾故獨舉人心風俗以為之官之贈敷仲其不睠為迂闊否乎浙之藩憲兩司多吾同朝之舊其亦有槩於斯言否乎因敷仲行併以致訊

送郭庭瓚詩序

君子之仕也皆欲施其愛民之心然職有所拘分有所限勢有所格雖都髙爵享厚禄或不能越而自専受百里之地為之令與民相親比如父子民有所弗平得躬

造縢前開口自陳令推其情酌於理不必悉在法制從容片語是非予奪自已出民皆賴焉故令雖七品官得施其愛民之心高爵厚禄者或不能及而令得民之深者有生而父母之沒而子孫嘗之久且不忘也余仕京師將三十年職在言語文字之間無所及於人而遇能及人為人所慕者未嘗不歆羨而内自慚然亦鮮矣番禺郭瑛庭瓚初識之於進士中觀其儀知其有立後相往還聆其論議知其有為及其知金華歳餘縣之縉紳大

夫皆譽之田里細民皆樂之寖有聞于京師要其所存者以愛民為本令淌三歲上其績於郡於藩憲於天官卿皆書其考最浙水東西六十五縣令吾聞諸往来求如庭瓚盖無幾人賢哉乎庭瓚安得令四方皆若人者之為令也庭瓚將復任金華太子少傅楊公及學士祭酒諸名人相與分題賦詩送之光祿李少卿灝禮部陳郎中景茂求余為序余雖未有及人而喜譚及人之善故為之言尚俟九載之績焉

送少保黄公歸永嘉詩序

少保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永嘉黄公以病蒙恩賜歸于鄉同官卿大夫相與賦詩贈之而謂余序始公以病在告上命醫往治歷五閲月弗瘳於是作其去歸之志其交游有歎其際亨會而遽違榮私為公惜者亦有高其當盛滿而戒止足以為公喜者士奇曰皆非也夫役志於貴富賤丈夫之事固不足以知公脱屣乎世累獨善者所為亦非所以喻公公起自諸生不三十年

致位三孤階一品在崇重清切之地名聞海内方將勉
副重寄慰人望乃引恬山林以自高豈大臣君子之事
哉公聞之曰子之勵余是已而豈余之所得已哉聖天
子聰明睿智英文神武過古帝王矣股肱羣臣方濟濟
都俞相得於泰和熈洽之朝淮雖非才何幸叅陪千載
之遇顧獨寡祐而纏綿疾病歲月之久尚可久孤榮祿
而不知退哉遂入疏白其情上憫而從之且命疾已復
来公明日入謝賜鈔萬緡勑兵部給驛舟又明日陛辭

加賜萬緡夫不強其難不舍于舊陛下仁與義兼盡矣於是在庭文武之臣皆喜以爲儒者之榮而士奇獨不能無慼焉者太宗皇帝初臨御擢文學之臣七人侍從左右任遇甚厚公及士奇皆與焉仁宗皇帝嗣位七人者五人在無幾太子賔客豫章胡公引疾去其四人任遇益厚皇上嗣位一循祖宗之舊以任遇四人公令又引疾去四人士奇犬馬齒最先又最病既不能分寸裨益當時徒塵縉紳之間觀公之去其能無愧乎公令年

始六十上有九十之親既歸無所累其心而日奉天倫之樂神怡氣平將復於康和必然之理也然則上之寵命公能終忘之也哉贈行詩九篇詞不一旨其同於余者三之一云

贈陝西二憲詩序

皇上以至仁君天下蓋欲天下之人咸得所欲或聞一州一邑有水旱疾疫為民厲者汲汲焉圖拯卹安利之道而飭厲其長吏俾悉心焉去歲以關陝饑特命文武

大臣往撫綏之而下令已逋責罷徭役又出内帑馳往賑之天地之德也夫上之所以得悉天下之情者有邑有郡有方岳為之聞也三者或不能有憲臺舉以聞也憲臺如猶或顧憚遲迴將下之情卒不得聞乎三山林懋弘比長浙憲一志厚民有中以危語者衆駭愕謂且不測既逮至上親詰之天鑒孔昭片辭未竟遽釋還職且諭之曰繼今第盡意言民隱勿有疑畏不言且抵罪日月之明也則今之為臣者當務仰體聖意如恐不及

豈得復有顧憚遲迴之意哉陝西憲副鄺梵憲僉王恪俱考績來京間以故舊過余道及陝民皆惻惻欲有言既受命復任不及言以去兩人皆起家進士為御史有立志有廉稱蓋士君子所期望而細民所可以為恃者於是翰林侍讀李時勉錢習禮合諸能賦者為詩贈其行而屬余序余不自揆敬述上徳以道之二君其務有以自振哉陝之藩憲聞斯言亦皆有以自振哉

西澗集序

吾友熊敬方先生其為人濶達和厚而志於及物為行孝友忠信而勇於行義為學博通諸經尤長於春秋而諸史百家皆通貫為文章魁偉辨博如行雲流水而根於理始居鄉校其旁郡邑數百里有志於學者負笈從之其名聲已聞京師及入太學太學諸生皆趍其下風時司業吴先生溥主監事嚴肅方正寡所推許獨禮重敬方稱先生敬方嘗中應天府鄉試為春秋之冠會試禮部雖不中從敬方學者試輙高中其子槩已登第為

監察御史敬方猶列名太學生仁宗皇帝在春宫聞之嘉歎由是日獎任縣而敬方文名益重於時然卒未霑一命以行其道人皆為敬方惜而縣歷事三朝屢拜顯官今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其見諸愛民之實方焯焯未已縣之道即其父之道也朝廷推恩大臣褒其所自贈敬方以其子之官人又以為敬方榮嗟乎昔何蕃居太學太學諸生推頌之不敢與齒上至祭酒司業皆推之然終不及於禄敬方其今之何蕃歟蘇明允父子一時

皆有文名而明允老成歸然時號老蘇其官位竟不顯暨子貴乃進身後之命敬方亦今之明允乎蕃因韓退之明允因歐陽永叔皆遂不泯念余言不足致敬方之不泯也然今之知敬方深者莫如余故為序其所著西澗集使世之覽者知其人之大畧云

梅花圖詩序

禮部尚書泗州金公舊得梅花圖一卷甚愛之既屬大夫士能賦者為之題詠又以屬余序將於公暇覽適焉

夫梅植物之至清者也恒産於山谿林谷之間而逸人韻士栖迹乎荒寒曠漠之濵者資以適其幽獨閒静之趣也今公為國大臣職務之重且殷夙夜孳孳圖惟之不暇而暇適其意於此乎然古之名賢君子居高位任重寄者雖日單智畢慮於天下國家之務而其心未嘗不存夫幽閒澹泊之適蓋不以其身之貴富而或移也矧夫物之出於氷霜沍寒萬卉摧敗之後皎然孤芳一塵之不滓殆比德於貞潔獨行之士拔出乎流俗者此

其契於君子之心宜乎玩適不能已焉而余意公之所為愛之者又未必止此天地之生物始於春而物承春之氣以生者莫先於斯植蓋造化發育肇見於斯也故知道君子恒於此以究觀夫天地之仁而況公為春官大宗伯上賛聖明以對時育物者乎體仁長人此公之心而大夫士亦以此望於公也遂書以為序

溧陽史氏族譜序

溧陽史仲和甫甞命其子常續史氏族譜又命常以求

余序史世傳周太史佚之後以官為氏然鄭漁仲通志畧云周又有史興晉有史蘇史黯史趙楚有史猈衛有史鰌皆以史為氏又有太史氏内史氏左右史氏亦皆主於史蓋非獨佚也溧陽之後其必有所據乎溧陽出漢史恭其始繇魯之濟北徙京兆杜陵恭三子高曾玄皆以外戚為侯高之子丹累封武陽侯玄之子任任子習習子崇皆襲平臺侯崇建武中累遷右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以軍功封溧陽侯遂即所封以居此溧陽史氏

之始也嗟乎史氏之功德遠矣漢之時恭及其母貞君保育宣帝於危微之際卒以安漢至丹秉誠輔國慷慨激烈於伏蒲涕泣之言其扶顛濟傾偉然仁義之功而豈尋常外戚之賢之倫哉夫盛德必百世祀其自居溧陽以来千四百年子孫日盛若賢而貴忠存於國家德被於生民代未嘗無人溧陽之人亦至於今廟祀崇祠宇巋然而環祠之傍皆史氏此豈偶然者哉其族故有譜及慶傳録今譜因而續之前為譜圖以著代序後為

譜録以詳仕宦葬娶據其所知而闕其所不可知可謂敬慎不茍者也推仲和甫尊祖敬宗之心如此固史氏賢子孫而常舉進士為行人九年陞建寧知府方顯用於時是又將亢其宗者歟史氏之澤其未艾哉其未艾哉

送蕭省身詩序

河南布政使吾友蕭省身以事留京師數月將歸素所交游者重别離之意相與擬古樂府為詞詩贈之而余

尤重省身之别者也夫古之君子其量與其學俱進也故所存静而虚所持端而恭所發公而恕静則有養虚則無我端則由乎道恭則蹈夫禮公無間於人已恕克盡於物情而渾厚閎博之度雍容謙遜之風望之而不可測效之而不能及孰不歆慕而願親之哉孔門惟顔子有之其友曾子稱之曰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曾子動求諸巳此豈徒慕悦稱道之而已哉後世如黄叔度庶幾乎顔者也當時所與遊者稱其汪汪如千頃陂

又曰數日不見黄生鄙吝之心復萌非嘗得於薰炙之益而能為此言哉省身識明才裕懐端潔之操恂恂温温渾涵有容人莫得窺其際蓋庶幾今之叔度也與余交二十餘年如一日貴賤夷險不見其有毫髪異致吾與之處常因之而自省則其於别也豈能已於情乎士非量無以任重而致遠夫受百川之輸者江海也故自古名臣皆負偉量弘度然後有以光大功業而峙譽望而非淺中易動者所能與也吾於省身又有以豫卜之

矣遂書以為贈行詩序

贈蔣主孝序

太醫院判儀真蔣公儒者也博學而有文清修而雅尚於余往還二十年數過其静學齋未嘗不置酒樂客客與公東西坐則其四子以序立侍色甚温儀甚恭也客喜求其所以名曰主善主敬主孝主忠盖有以知公所以愛其子者有道也前三年之冬余與公同侍儲君自南京入朝公春秋巳七十率中夜以起擁裘上馬衝北

風馳騁氷雪之途時主敬侍行每下馬即次主敬必先至展位布席列酒殽紅爐之上公必挽其同行者與俱主敬左手持盤右手捧觴而跪進之而下至於傔從無不屬厭者蓋不使公有幾微道路辛苦之意及至北京居一室廣不踰尋而靚幽明奐纎塵不侵書冊琴瑟圖畫尊俎公無日不與賔客樂而所以致其樂者主敬也踰年而主孝至凡所以致養親之樂一如其兄而見諸動作詞氣之表尤使人愛而親之公之子何若是之皆

良哉然學者之於道無窮也學之愈力則其行愈進事親行之所先也由此而推之其事衆其道遠為公之子其可以遂已乎博而求諸聖賢之方冊以充吾之知達吾之材可也矧蔣氏之先德深矣而公繼之亦宜後之復有繼也主孝今以父命還南京父之執胡敏德屬余贈以言余亦其父執也故推其所本者而遠大望之

劉氏倡和詩序

吾友劉仲良甫其子咸為河南按察僉事屬授衣之月

思父母在故鄉不得躬眂寒燠而市緜以寄仲良甫得之喜作七言近體詩一章示咸其寫情體物和平微婉蓋有得於詩人止乎禮義之意太子少保金公及翰林諸學士倚而和者數人咸稡以示余求序嗚呼流俗之為父兄者其子弟幸霑一命方憑藉聲勢騁其貪得之心無猒足也而豈暇計有禮義仲良甫卓然不淬於流俗非知道而能然哉昔歐陽文忠公從子通理官廣西欲買朱砂奉公公以書報云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

守廉何得買官下物蘇文忠公見書歎曰人惟考諸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家書也仲良甫此詩非私示其子者乎世率謂古今人相遠豈名言也哉而諸公和者之意亦豈異蘇公之歎哉惟咸勉圖所以稱賢父之志推類而廣之可也

贈太醫院判蔣用文序

永樂二十年春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公得疾日劇禮致太醫院判蔣用文治之數月以瘳公德之既厚其報又

以為非文無以達意也遂屬筆於士竒盖甞觀於世之高爵重禄者其有資於人不權事之輕重卒自大而指使之而士之懐負藝能者於人之求之也不度事之緩急恒自重而固閟之以是不相下而不相濟二者盖均失之矣如求之者忘其勢而將之以禮應人之求者樂其誠而志於行道則必相得而克相成也公之為人温温謙恭以禮下士凡於德必報而有始終之義盖未嘗一毫挾貴富自大也此有以見盛時公卿之厚德矣用

文其業精於理其志急於濟物不以貴富賤貧而或異不以艱難倉卒而苟怠惟其施之效而人德之興否不計也又有以見仁人君子之所存矣則其所以相得而克相成者夫豈偶然之故哉然公為國大臣獲致安其身上以為國家重下以係衆人所瞻者此其功豈可以尋常槩論哉則公之所報用文之所受皆當夫義余安得不為喜譚而樂道之也

東里文集卷七

東里文集卷八

明 楊士奇 撰

序

送郭公緒貴州僉憲序

公緒永樂十年進士明年簡授陜西按察僉事歲餘前之任僉事者坐累宥還公緒改任浙江又歲餘丁内艱去服闋改任廣西歲中廣西之前僉事亦坐累宥還公緒又改貴州雖其所至席未及暖而閭敏之材雅重之

望廉潔之操籍籍有稱矣雖往復動以萬里囊無百緡之齎羸童瘦馬猝猝焉而怡然未嘗不自得也今將適貴州雖深山長谷蠻谿獠峒荒遠而僻陋無文物之觀無賓客之娛要不足以動其中矣而既偏於一隅且為郡縣未久也徵調稀少吏民相安繩檢之外簡牘不煩敲朴不施公庭靜虛懐抱澄爽固無滑其所自得也如以其餘暇用志於古君子之道力求以跂及焉將所造孰之能禦哉吾知公緒之進未可量也余友清江胡士

璉歴仕四十年泊然不變韋布之素其静貞有守寛厚和平卓然今之老成人吾嘗兄禮之今為其僚之長公緒旦暮相與周旋一堂之間吾又知其將有益矣蓋朋友之輔薫漸之資凡古君子不廢焉遂書以為公緒之官之贈

送貝秉彛知縣還逺東阿詩序

皇上臨御以来用科舉聚天下之賢才而選任之於今歴八科獨甲申所選最多蓋視洪武乙丑得四百七十

人既分任之中外百職而賢與才之有聞者亦多以高文碩學在侍近以通材雅操賛六卿以寛大廉正任方岳以仁厚豈弟為郡縣濟濟乎有人焉而郡縣得人尤多貝君秉彛其表表者也秉彛為令於兖之東阿聲譽洋溢齊魯之間傳播於四方雖古卓魯何過也吾嘗道東阿之境而見其君子小人焉其君子道秉彛之德曰此吾之賢大夫也小人道秉彛之政曰此吾之仁父母也是豈聲音笑貌之所能為哉秉彛為令守之以廉行

之以公且恕於愛民如其子於治公事如治其家而表裏始終一誠耳自其在東阿無不獲之歲無不給之民民出力以共公賦未嘗有後者用九載考最當陞朝廷從民之請增其秩而復其任夫長民而能得民之心上未有不知而不優遇之也蓋為天下而欲民之安其要在簡守令而令尤親民於守也守令而不能廉固民之蟊蠹苟廉而不能恕亦未必非民之厲今之守令如秉彛固鮮矣其歸也其同年而升者相率贈詩以道離別

之情以求余序余雖始識秉彛而知之有素故不復辭

蕭自誠先生慶壽詩序

河南右布政使泰和蕭省身歷官三載吏部考其績最

國朝之制方岳之臣一考最者予誥三考最封贈其親省身當得誥俯伏言臣父今年八十有一迫於衰暮伏惟陛下矜憐之願推今之所賜臣者以賜臣之父臣父雖老而獲生被光榮於聖明之世過於賜臣萬萬矣特

詔吏部從之封自誠為通奉大夫河南布政司右布政

使左右文武之臣觀者懽喜踴躍頌上之大德又歆豔
省身之以孝遭遇也盖是時十四布政使之得封其父
者自省身始而大江之西十五郡之士以子貴而生膺
二品之封者亦自自誠先生始盛哉蕭氏之榮也蕭世
有文獻宋之亡其先以忠義僨家終元之世子若孫不
見顯者而服仁秉義未嘗絶也先生生長元季兵戈冦
奪之時東西奔走無寧日而持其行巋巋焉惟恐羞其
先人而流俗之人徒見其累世之不伸也夫鄧林之木

窮冬嚴凝氷雪摧剥之餘其生生之本固在一旦乘陽春勃然而興鬱然而復茂矣葢識者嘗計蕭氏之必復興也雖先生已老而享禄養二十年又躬被爵命其夫人亦春秋七十有五今皆安健三子省身卓然為時賢臣仲與季及其孫亦皆温温端實不去儒業先生之福可謂厚且備矣省身既屬學士大夫形於聲詩彰上之賜以壽其父得十首謂余同邑且相知也屬為序云

送劉給事中廵撫山東序

永樂十九年四月二十有一日上御奉天門顧羣臣若曰朕祗奉天命君天下天下之人其尚有未安于業而凍餒愁歎者乎任牧守者其尚有苛刻黷貨而亂章以厲民者乎朕惟是孳孳夙夜之靡寧遂分命大臣廵撫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賜之璽書俾所至廉察民所利害而為之興革及牧守者舉其廉能而罷出其貪虐於是戶部侍郎李昶兵科給事中劉煥當廵撫山東山東介河濟連海岱而古齊魯之域也雖其壤地多肥沃

然其人習氣緩慢加以比歲旱澇疾疫之相仍而淪於艱窘雖其故周公之國孔孟之邦然聖賢之德化遠矣仕於是者或失其良心誠有如聖諭者焉昔漢唐宋數遣使巡行天下曰巡省曰安撫曰採訪皆今巡撫之職所以廣視聽達民隱而其使之賢者多也今之奉命乘軺單厥心推明致公而無厭斁焉將使窮山深谷荒僻之人皆得以發舒幽鬱蒙被涵育而樂乎聖明之世者於上足以副君命下足以光使職豈不偉然有譽可以

儗昔之賢使者歟惟君以愛民為事天之實惟臣以愛民為事君之實諸君子是行也太平之責係焉其可有一毫之不至也哉煥字士拯閩䟽明敏於余有鄉邑之義故於其行也歌皇華之二章酌之酒而申之以辭

龍潭十景序

南京出朝陽門東兩舍許大江之濵有勝地曰龍潭環龍潭之側有石屋有旗山有華麓有柳灣有花洞又有七星之山三江之口皆勝地也山可以遊可以牧水可

以梁可以舟又有驛舍可以憩過使麗譙可以騁眺望有三茅君兄弟及王荆公遺跡可以慨想古人又有道家禮斗之宫可以游神於清淨而最勝者夜籟俱寂月上潮漲之際可以坐觀造化盈虛消息之機也太醫院判蔣君用文家於此樂於此析為十景既各為詩詠之及官于兩京兩京之縉紳君子亦皆為詠之誦其詩想其處葢使人樂之慕之而不能忘也詩既有序矣蔣君又屬余序其後嗟夫天下佳山水何處不有則亦何處

不可樂而常情得於此者必忘於彼矣龍潭金陵之區也吾居金陵二十年愛其民多秀俊惇尚文學而耻以力勝其俗男女不雜處盖吾嘗道荆楚以觀於故漢東諸侯之域今之北来也又涉淮徐歴齊魯之郊矣而金陵之民俗吾固不能忘也然此其在下者耳我國家龍興削平僭亂以安天下而然後天下之人皆得休養生息以樂於泰和之世而實始定鼎乎是則於今瞻望橋陵於鍾山五雲之表而仰惟神功聖德如天地之盛大

豈獨余與用文者之不忘凡天下之人孰能一日而忘也則余於序此詩安得不推其大而不能忘者言之哉謹書其卷後永樂壬寅十月朔序

送楊太常歸省詩序

弘濟自舉進士入翰林已籍籍有賢名縉紳間太宗皇帝臨御之又明年建儲擇輔擢兼洗馬仁宗皇帝在位陞翰林學士再陞兼太常卿初開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簡文學之士五人日直其中職討論其第一人弘濟

也弘濟時就中論事有裨益上嗣大統覽先朝羣臣所
上奏嘉弘濟之能直也親擢秘閣預機要士奇得共事
焉士奇竊自念初以布衣被名入西掖時天下文學之
士名至者二十餘人同稽古纂述之事而翰林之臣三
人叅領之忽忽廿五六年矣三人者今獨弘濟在二十
餘人之尚在者士奇二三人耳以是恒相與親厚弘濟
為人忠厚惻怛愛人以德凡所與處必輔之於道不肯
苟且阿狥盖非獨於余有切磨之益朋友資益之者盖

多也弘濟有孝行處憂患困縶十年念母老不得朝夕
侍也辛苦自力節縮日給之費寓歸以助養蓋聞者皆
動心焉幸復履亨涔膺委任未敢遽言其私而其中之
惓惓者固未嘗已也既受誥命以其官贈祖考又封其
母為太淑人以奏歸省既得請將行同官卿士相率祖
餞文明門外觴酌之次各賦詩道離别之意而謂余序
之余曰士官至三品先九卿日在上左右得以所學論
天下事又得推恩其親而朱衣象笏承懽婉愉用慰悅

親顏於違濶之久如弘濟今日者何其榮也固本於上之大德其亦弘濟之賢太淑人之福有以迓承之歟宜以為弘濟賀又曰人之所尊君親一也自弘濟官侍近先朝所以寵待之何如上所以親用之何如弘濟素所自任又何如其肯久眠於私而後於公乎請以為弘濟祝弘濟起謝曰徵子言溥猶將自奮矧子之篤我於義敢忘率承遂次第其說書之簡端

送陳賞序

元有天下將百年吾邑之士登仕籍者十數姓而以科第顯者楊與陳也兩姓世以詩書行義相高又為姻好不絶贑州路推官家嗣潮州教授實先待制公子壻而余又陳之出也兩家中更亂離殘壞之餘髙門大第莽然瓦礫之墟其子孫猶有不墜詩書故習者誠先德之遺矣教授公之孫前監察御史仲述博學清脩為名進士為御史十年聲譽表然其没也無以為歛一子賞蚤喪母貧苦依養於其叔十數歲能究知其父之為人刻

志讀書勵行以求不辱十五挾冊往教南村北疃以謀葬其父自幼至長事其叔父母如父母處其從兄弟恭愛不異同產雖微利不以苟取雖周親行有不義未嘗妄處里之賢者固以賞為難不賢而困辱賞者亦多矣賞皆不顧方孑孑走數百里求師而學焉弱冠遂選鄉貢於乎賞可謂難矣邑人之子弟不暇論若吾兩家之子弟有如賞者乎今年賞會試禮部不偶而歸察其意無有所不懌吾不患賞之歸不能安乎貧賤也吾懼賞

去此而畫焉夫吾兩姓之子弟偶無賞之孤貧困苦故不自見如有之安知其不能自立如賞者乎邑人子弟多矣或吾偶未之見安知不有如賞者乎即使皆不如賞賞不宜自足也孟子曰友一鄉之善士為未足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故出一言必求不倍於古人行一行必求不倍於古人誠於其內而為之不已焉未有不至者也揚子雲曰百川學海而不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惡其畫

也晝斯已矣賞可不致其力哉賞歸見吾兩家之子弟以及邑人之子弟亦為我語之

禾溪樂氏族譜序

樂氏出子姓宋微子之後曰公子衎字樂父子孫因王父字為氏自望諸君而下代有聞者泰和樂氏五代時諱紏者始來居邑西之禾溪世業儒仕宦科目傳續不之而積善累仁源厚而流遠子孫至今不廢詩書之習葢鄉之故家也夫所號故家者必其仁義之行詩書之

業有肇於前有承於後愈逺而愈不替茍非是二者而徒恃其貴富貴富不足恃如子孫不能自修以善繼又或有忝焉者此得號故家乎樂氏其無忝者哉樂先世譜牒文字悉燬於元季之兵其孫集重尊祖敬宗之心據其所聞所知因舊譜而為圖凡世次昭穆逺不能詳者闕之既自為序又求竹亭王先生序之集字大成好學有文嘗從授經安成劉雲章先生洪武庚戌試有司不偶即退伏不出而益修其德義大成卒其配胡守節

不嫁訓勵其三子嗣先人之業皆卓立為鄉善人樂氏其無忝故家者哉今大成之孫杲又以譜求余序杲今用薦授湖廣按察司經歷然余願有為鄉邑告者大成之子仲韞吾邑共推其仁人長者葢數十年來邑前輩好善者多已物故後生晩出知有利不知有義或身沾一命或家崇百畝輒侈然恣肆豺視其鄉人漁敓之風作而告訐之俗興矣然卒之能保其所得及其身家者寡矣惟樂氏之宗獨完誠以仲韞為之長也仲韞恂恂

未嘗苟取一毫而恒損已以益人閭閻其子姪以過舉名怨即踵怨家門謝之曰此吾未嘗教訓之過也或聞有所侵利即損已償之然終不以詰其子姪其子姪聞之亦慚懼自改嗚呼仲韞已矣安得復有若人者乎鄉有善人斯一鄉賴之家有善人斯一家賴之今安得復有如樂仲韞哉吾故表而出之

送劉子敏序

鄉先生廣西僉憲王公子啓分教鄉校時識子敏於童

州言於邑大夫以為弟子員先生嚴毅方正諸弟子員鮮有當其意者而愛重子敏其有意乎造就之矣朞月而先生沒時子敏在羣居中敦厚和易恂恂惟謹他之為弟子員者不及也余年與子敏相上下當是時與之交於今二十餘年回視曩時與子敏同門而不及其敦厚和易者皆已物故子敏方駸駸乎榮達之域未已也謂人之壽夭貴賤窮達不本諸身之所行可乎子敏擢自太學生兩為御史為縣令而至山東按察副使今再

調湖廣可謂榮矣生民之安否百司之賢不肖惟風憲之職得言之非如其他官守有出位之嫌也今朝廷急治如渴有能陳説生民利病若之何當建當革而便雖布衣疏賤之臣卒加奬而超拔之言之誕妄無取猶曲垂奬借庶幾以來四方之盡言是得言之時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嘗道江漢之間其民雖勁悍然或盡室出力赴公未嘗歎咨其牧守之吏遇之或不以道未嘗自言而其病也久矣盖仁人君子觸于目未有不隠于心者夫

處當言之職際得言之時而觸于目隱于心猶曰姑徐
徐云耳仁人君子豈若是其恝哉士不仕則已仕而登
顯用任重寄則當謹其表率明於大體公其視聽推其
至誠惻怛之心善善而惡惡以求利乎民盡乎職不負
國家所以簡用之盛心庶幾不忝其榮也子敏勉之子
遇同官黃宗載吾故人也為我謝焉

黎氏倡和詩序

永樂壬辰余校文禮部得臨江黎潛輝所試經義論策

温厚而詳雅三復咏歎以為可以想見其人其後曹御史冀成手一編視余曰此黎充輝之詩潛輝兄也清新雅則有唐人韻致類好古絶俗之士者因共慨歎二惠競爽於今絶無而僅有他日從中允吴公得其所自焉蓋其先君子秉德樂善敦詩書務禮樂所居距石門梁先生甚邇相好也於是充輝從先生涵濡其教而薫炙其化久矣潛輝從而私淑之深矣孔子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而州閭鄉黨所以重有道德老成者歟今又得

其伯仲京華倡和之什讀之贍而實婉而切雍雍乎塤箎之相和也韡韡乎華蕚之光映也繾綣乎彭城夜雨之鍾情也而其歸則在於立身行道孝親忠君之大端何其友愛之篤歟夫詩以言志也即其所言知其所存即其所存知其所立於是可以知黎氏兄弟之立矣清江玉笥之間山川靈秀鍾於人挺然英傑兄弟並起馳聲當時而流問來世如二劉三孔者去今未遠也將無繼之而興者乎黎氏之兄弟未可量也其姪某盛年力

學文采煥發不愧諸父黎氏其有不興者乎而吳中允李郎中錢檢討相繼和之金春而玉應皆可貴也余故引諸其卷端

送胡敬方序

敬方世家吉水其篤實之行通博之學博贍之文十餘年來一鄉之學者多師之環其鄉數百里之學者多慕之自其游鄉校登成均搢紳君子遇之多敬禮聞之者多願見之也非其有諸躬何以得於人如此哉而賔興

之歲羣試于有司數矣數不偶去歲試京闈遂為春秋之冠既會試禮部又不偶而受敬方之教者累累擢髙科躋清要豈其學獨利於人哉抑其所存心不急於達乎夫學充於己而後能成物道畜於身必將以用世理也亦君子之心也或曰千里之駿超逸之才彼求之驪黄牝牡斯戾矣抑固係其命耶或曰物貴者不速售利厚者必遲獲故連城之璧至於三進任氏之釣不取近效夫孰計敬方之獲不遠且大哉敬方之言曰古之君

子志在乎内豈計乎其外也天下之道大而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細而萬事萬物之故凡孔孟以来諸君子所務者吾不敢已焉吾何暇計其外乎於是知敬方之志遠且大也今自太學歸省于鄉士有求余言贈之者是以書此使學於敬方者皆知其志

送族孫朋遠訓導序

族孫朋遠来京師得廬陵縣學訓導將歸求贈言嗟乎吾老矣何言而吾宗人也忍無一言夫簡百里之俊秀

居之學而設官以教之將以待國家之用為致理之具也而非學之通德之備才之周何以為施敎之資哉矧士生廬陵其俊秀已異於常倫又漸習賢父兄長者之化導有素如施教者之學之德之才或有一之不足豈徒無以厭服其心而毁且辱所繇作也朋遠其務加進於已哉嘗觀世之為教官者有善不善焉善者一志於公而無私旦暮坐講席與諸生道正道明正學退則考古聖賢言行之懿用充於已而應於人非公會未嘗涉

跡守令之庭非義所當得不茍取一芥以是功業益著而禄位益進不善者率務私倍公日徒飽官廪不之東家之西家宴游傲嬉間稍一坐講席諸生就質所疑有噤不能吐一語者甚者役志嗜慾日趍走守令庭下有所干乞卑卑效兒女軟媚語求矜念用茍利於已於義不義不復計以是聲跡壞而僨敗及之其為賢不肖何啻霄壤懸絶也朋遠其務慎修於已哉勉企夫善者而戒夫不善者子之善其孰之禦哉楊氏世以清白聞不

必遠舉由元至今一二百年間內自朝著外至郡縣百司之職無不有焉而無一人以貪墨失官者朋遠必克繼之而後為楊氏賢子孫吾雖老尚冀日見楊氏子孫之皆賢也朋遠勉之

中溪八景詩序

安成彭氏世居邑東中溪之上據山水之勝山則直其居之東曰東陽峰上有巨石將雨則雲氣自石出土人常視為雨候其南有石巖如屋高廣可數丈中祀唐安

成今劉像志云像死為神祀以祈靈云南又有白馬峰以劉像甞乘白馬駐此峰特髙諸山常先得旦日南稍西曰黄牛嶺昔有仙人乘黄牛於此得名山趾磅礡而髙峻絶出當日暮景暝獨受返照屹立類金壁可玩嶺之顛舊有臺相傳甞有三仙人止此民築臺祀之臺久廢而至今或見有夜光如燈煜煜其上者水則直其居之北有潭在石榴峰之麓昔有没而漁者見隂洞有石床老人卧其上蓋龍所居也東北有玉井泉甘洌而源

深厚夏旱不竭南有窓湖廣數百畒産菱藕魚鰕之利而深不可測有潛蛟其下好事者析為八景令彭氏之彦毓敬舉進士在京師思之不能忘求翰林諸君子為之賦詠既又求余序之夫人於山水之勝非其資識清明襟宇灑落無利欲之累者不足以樂之樂之而至於既去不忘又託於賢士大夫為之發揮蓋樂之深者也毓敬其所存固有過人者哉天下嘉山勝水豈少也不聞於人則亦與禽物何異中溪之山水其自今焯焯於

世哉吾聞安成山水之勝中溪其一也安成之民多俊爽魁傑尚氣節其俗之善家詩書户禮義而代有聞人所從来遠矣其亦山川靈秀之所鍾歟蘇文忠公記眉州遠景樓而稱道其俗則吾於序中溪八景之什安得舉彼而遺此哉

送學士李君詩序

正統三年六月翰林學士李君時勉奏令羣臣歷官三年願展荣梓者聽臣歷三十年屬有史事未敢言私今

史已上幸賜告上曰如令初李君未奏謀諸同官皆曰翰林者天子之親臣辭令所出也論思所職也李君方握院章爲之長奈何去且上富於春秋萬幾稍暇御經筵孜孜聖學李君實兼經筵官奈何去曰諸君之謂我者公義也顧今廹於私情之不可已孰有切於我乎二三年來長子死妻死季子死比者同産兄又死一門之內寡孤森森愁餓泣寒延頸北望六七千里之外冀一顧視撫存庶幾不遂失所而吾能忍而委寘之乎且吾

私計之矣聖明在上近進翰林正貳十有餘人皆慎簡也前此未嘗有今日之盛而經筵官尚十數人其輕重豈係一人哉我往決矣蓋衆非不明李君之情特以李君之有裨於公也其文學老成操行脩潔正直可以表俗剛毅可以任事量足以容物而志不為物所奪時雖欲尼之而不可也及奏而命下陛辭既衆相與餞之崇文門外有舉爵而祝之曰父子之相厚仁也君臣之相厚義也仁義脩而君子之德立李君秋而往春而来公

私其兩盡也李君曰愛我以義亦仁也敢不敬承於時學士十人皆賦詩送之謂余為序余亦賦四言一篇致申告之意其詞曰

湛湛川流東合而下君子有行逖矣南土興言送之于川之滸　或山而峻或淵而深言念君子如玉如金宿昔言笑良獲我心　呦呦麋鹿羣處中野雝雝鴻鴈亦集洲渚云胡仳離當我與女　歸哉優優我私既遂我職在公敢懷豫怠先哲有言夙夜匪懈　惠風布和倉

庚時鳴北望都畿我心怦怦来覲于庭我心載平

東里文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東里文集卷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東里文集卷九

明 楊士奇 撰

題跋

跋趙子昂書東坡定惠院海棠詩後

定惠院在黄州海棠在院東小山之上公初謫黄每歲花盛時必携客載酒往游公未去黄而園已易主然至于今讀此詩者如親游其處物因人而傳信哉評者謂此詩海棠千載所無此紙又趙文敏公所書豈非二妙

而宋學士梁石門表然人望皆有題焉可寶也已

書揭學士楊氏忠節祠記後

按楊氏自唐天祐中刑部員外郎承休使江南楊行密亂不得歸遂家焉此楊莊滋塘之祖也自唐祭酒縢從僖宗入蜀者安成之祖也雖皆居廬陵而所從来者實異揭文安公爲此記稱廬陵之楊自蜀從蓋公止見安成之譜以為楊莊滋塘皆同出此故誤耳安成之族正議大夫知肇慶府事仲謹之嗣以其先與楊莊滋塘同

出漢太尉乃之謚塘求叔先之子珪孫爲嗣更名孖仕
爲贑州路總管吏部侍郎孖之子知崑山州事學文不
忘其父所生以私錢復文節故居又割田百畝建忠節
祠故孖學文皆得列祠祀中而求記者實學文之子元
正也孖之所生雖出於江南而所爲後者則出於蜀元
正之所藏文安之所見者蓋蜀之譜此記之所以誤也
今東平知州瑒字季琛楊莊之出也往年來京師過余
語其故甚悉近其子監察御史徹爲余致此記謹備識

於後以示來者

跋與友蘭生往復詩後

右詩三十六首昔余客武昌時與友人陸伯陽往復之作也伯陽卒今二十年其子琇粹而録之求識一言夫敬父執者敬父之推也余奚辭第念余初至武昌與伯陽一見相好如平生或數日不見輙奔走相覔各出所為文章相礱切常延余坐友蘭軒置酒瀹茗相譚論為樂忘爾汝有過失相規無所顧避蓋相聚七年而別別

踰年復見之京師相握手累日綢繆不已然猶相責善不減武昌時也既别數月寓書貺余余得書三日則聞卒是日余始授官賀客滿座而余悲發於中隕涕不已嗚呼惜哉余平生交友多矣或亡没或散處獨伯陽至今常往來於懷也伯陽名闓揚州興化人洪武中仕爲楚府伴讀爲人端直脩潔敢行義然嚴於是非邪正之辨不少假借以是寡合盡武昌士樂交之者不數人而與之交者必相輔以道其文章長於詩古體宗魏晉

宋近體主盛唐無工書法極力鍾元常王逸少父子嘗曰去此非第一義畫山水木石亦爲當時所重葢高尚絶俗之士也世何可多得哉其卒時琇始數歲未有知也令頎然能卓立知所重矣故述其父文行之槩使圖無忝焉

書宋高宗手詔後

右宋思陵賜呂忠穆公頤浩手詔一道公九世孫令福建按察僉事升之所藏也升前官江西時嘗倉卒失焉

後二十有三年廼復求得之間以示余詔紹興五年所賜蓋紹興三年公罷左僕射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台州五年起知潭州兼帥即此詔所命也是年夏岳武穆平湖寇楊太此命當在初平寇之後公至潭適大旱究心荒政盡力拯濟所全活甚衆而明年冬遂改浙西安撫制置大使判臨安府在潭朞歲而已夫以公平生愛君憂國之切而此詔詞旨深厚誠要義激厲幾可爲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然公之大忠在於力排

和議以圖恢復之績以雪君父之耻而當時文武大臣斷斷同公此志者如李張韓岳諸公可爲衆矣然卒不能以勝一逆檜之邪致宋終以不振嗚呼天下國家以衆君子興之而不足以一小人敗之而有餘此聖人於坤之初六所以深致夫履霜之戒也歟三復感歎志其後以歸之

題歐陽文忠公誥命後

此宋慶歷三年歐陽公脩知諫院所受誥也誥辭孫抃

行時公自滑州召還是年三月與余公靖王公素蔡公
襄俱為諫官號四諫四月夏竦呂夷簡皆罷而杜韓范
富諸公相繼入兩府想見其一時公道昭明善類遝達
天下日躋於治盛矣哉於今三百八十年此誥令藏於
公之十四世孫齊又以見名賢之後能永保之也余與
齊邂逅北京獲拜觀焉敬志其左

題宋歐陽脩譔告身後

宋陳東歐陽澈皆以忠言見殺高宗朝後高宗悔之此

誥其褒恤之命也盖初爲小人所蔽追悔之詞雖切無及然覆轍尚可以戒後而無幾胡銓韓紃言和議何兊言馬伸存趙之功梁勛言金兵必至宜有備皆遠竄雖不死死等耳惡睹其克戒也哉嗚呼爲國之患莫大於殺忠言爲臣之禍莫慘於以忠言見殺此誥至今三百九十年矣雖傳之千載不能使人讀之不興慟也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後

右歐陽文忠公手書三道皆喪母時所作前後二書無

所與者姓字當是徐無黨其第二書蓋與十四弟名煥者公之母夫人皇祐四年三月卒明年八月自潁歸葬吉水葬畢復至潁前後二書皆未發潁所作其云七月行者蓋前期之云也第三書則皇祐六年在潁所作公喪母踰年而始克葬觀所以盡衆人之意致其詳慎而後卒以禮自斷之前輩君子於大事不敢忽易如此哉

題夏少保家藏麥舟圖

先儒論觀人當於其氣象文正公所存藹然物我之無

閒豈非仁者氣象哉忠宣蓋有父風者也麥舟之事此其端耳嗟夫使范氏父子之志得盡施諸當時斯民之被福何如哉

書呂少卿所藏戒石銘後

右宋黄文節公庭堅書戒石銘有呂忠穆公頤浩題識戒石銘本蜀王孟昶所作宋太宗摘其中四句令天下郡縣皆刻石寘公署之前覆以小亭長吏坐則正對之此蓋高宗紹興二年六月復頒庭堅所書摹本於郡縣

命長吏刻石置坐右是時軍旅之務方殷廟堂日不暇給而能用意於此可見君相急於所重而民心所以不去宋也忠穆前年九月自開府儀同三司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奉詔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如鎮江開府七月召還此當是還朝後所題於今二百九十有五年矣當時郡縣所刻石者今多不存余猶及見士大夫家所藏建康及紹興石刻拓本此本莫究所出而忠穆九世孫大理少

御升閒以見示爲書其後以歸之

題晦庵先生墨跡後

右晦庵先生書小宛詩夙興夜寐四大字令兵部尚書錢唐方公之所藏也先生上承周孔道統之傳故凡一言皆將爲天下後世之法而亦皆本於聖人之經此四言與易之自彊不息書之無逸同理蓋人無貴賤大小未有不由斯理而能有成至於爲子爲臣其宜務於此加切故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又曰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公今為國大臣承寵眷之隆二親具慶躋耄期之壽為天下所歆羡仰望而惓惓於寶此書者其將佩古人之格言篤忠孝之大節將以示法天下之為臣子者乎此公之所宜勉也因拜觀此卷謹識其後而歸之

題劉士皆所藏時賢翰墨後

士皆好書集今翰苑諸公之善書者為一卷介余評一言余不善書何言然頗識其理葢其為法與為人同道體貴端而不肆韻貴清而不俗貴沉著而不揚貴蕭散

而不滯貴內剛而外和貴神完而理備隨吾心之所欲而不越乎古之人矩度斯善矣士皆以是求之則其高下深淺可得而言焉

題贈劉士皆詩卷後

朝之公卿大夫賦詩以贈其友之行者始見於周之崧高烝民皆尹吉甫所作也舊序以爲美宣王之詩說者謂人君委任得人而寮友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亦可見矣士皆起科第任風憲此卷賦詩贈之者十有

四人首序一人皆翰苑名流也其人名位大小古今不可槩論而詩之旨或舉其職或勉其德以及夫徒御之先華遠行之懷思皆兼而有之其庶幾孔碩清風之作歟士皆雖去此有離羣之念而時一展翫亦可以自慰矣

題陳仲易先生墨跡後

右豫章陳仲易先生示教學者數事本末有序精粗畢舉窮理爲先涵養爲要皆原古人之意非獨以資科舉

之學也蓋前輩大儒君子施教皆如此今其法雖在而從事者鮮士習之不古非由教道之不明哉士竒考家集先祖金洲府君兄弟皆出吳文正公之門而其初皆自陳先生令景陵教諭熊子維出示此卷蓋先生手筆再拜端誦起敬起歎謹録一本藏於家而識其後以歸之

題誠齋楊公易傳藁後

吾鄉楊文節公著易傳二十卷宋理宗嘗詔給札其家

録進宣付秘閣當時已板行而其藁前百餘年尚藏楊
氏元季之亂所存無幾矣此小畜同人大有三卦公族
孫檄所藏皆公手筆其中有一二處竄定而重録者至
今二百餘年楮墨如新誠可寶也公與晦庵先生交游
有講論之益先生平居論人物於公極推重而未嘗及
此書者蓋書成於先生既没之後也此書本程子其於
説理粹然而多引史傳爲證程子以易爲人事之書晦
庵先生嘗論之矣而公自序此書惟中能中天下之不

中惟正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至矣哉其不易之言也因皦出示此卷拜觀之餘謹志所聞於後

題顧知州墓銘後

吉太和州知州顧侯墓志銘亡友翰林侍讀兼右春坊賛善梁潛用之所作其藁尚藏吾家用之沒後六年侯孫壻刑部主事陳亢宗得録本而題云翰林侍讀林環作非也林莆田人與余同官十餘年其於侯及侯之子若孫蓋未嘗相聞也非傳録之誤耶余與用之皆太和

人侯爲州時余兩人生數歲耳侯後遷廣東往來過太和戀戀不忍去其民亦如太和之人之不忍去侯也故侯之本末非太和之人莫能悉而此文高古亦非用之莫之能爲也國家初平海内吾州之守最賢且勞者吳侯去疾及顧侯耳吳侯之後無聞矣顧侯有後在吳中及番禺又有用之爲述其平生可以無憾然太和之人道顧侯善政不止於用之所述州治之東瀕大江有傑閣二侯閒暇所登臨而適也其題詠皆刻石存焉至今

父老過之徘徊而不忍去又有至於流涕如襄陽之人之於羊叔子故者用之此文太和之人固傳之豈獨侯之子孫親戚哉因亢宗求題故為明白而歸之

書沈學士所藏胡學士草書杜詩後

三十年來士大夫以書名家者光大之行草民則之八分皆獨步當世兩人時同在禁林亦交相推慕嘗出所有以易所無此詩光大為民則書跌宕雄偉得意之迹也作書必盡臨池之工而非天趣自得不臻於妙二公

皆有蕭閒簡遠之趣故高出衆作光大謝世已一紀民則問出此書見示昔人有言懷舊惟顧念之悽愴蓋僕於光大亦然

書伊蒿子傳後

永樂中朝廷初建北京作宫殿百工所用一賦於民而分命京官督辦於郡邑是時將命者能務公戒私不貪黷厲民者殆十之一二而能視爲當然不自矜衒名譽者蓋百之一二焉此非審於義而篤行有素者不能於

時吾得刑部主事嚴本志道其百之一二者鄒志道奉命在太平府時奉命督辦於太平者非一人公館不能容則分寓僧寺寓寺亦非一人而僧獨禮重志道曰君子人也一日民有懷白金數十兩詣寺賂他督辦者而誤詣志道既而民驚愕失措欲引去不能志道詢之具以實對志道即日徙寓學舍寺僧初莫知其由自疑有所失禮而見遠也懇留之且謝過志道笑曰吾欲就儒者談耳既絕口不自言人莫或知者志道竣事去懷白

金者乃顯言其事一府之人嘆曰君子哉嚴君君子哉
嚴君時督辦後期者例罰工作志道不忍急責民或曰
獨不慮罰工乎曰吾已辦之蓋先寓書其子鬻田爲工
作費後監察御史尹崇高太平還語余其事繼數遇太
平士人語其事加悉余以告刑部侍郎張公公曰志道
言行皆儒者且其明法律得古人精意於令鮮比余時
侍仁廟監國南京嘗閒暇顧問京官之賢者余以志道
對曁仁廟嗣統褒勅羣臣於志道有操履之潔之語蓋

上知之有素也初余求識志道未得來北京因段時舉始識之其後一再往還方圖託晚歲之契而志道引疾南歸矣間得張宗海胡敏德周恂如所爲伊蒿子傳讀之歎服不已敬附此于後以補傳之闕云

恭題仁廟御製詩後

永樂丁酉太宗皇帝復廵狩北京仁宗皇帝監國當時留侍監國之臣悉簡敦厚而恭慎者而文臣之預密務者三人吏部尚書兼詹事蹇義翰林學士兼諭德楊士

奇翰林侍讀兼賛善梁潜仁廟好文重士樂善有誠時節宴羣臣間賜詩奬諭而三人者所得為多右詩二前賜臣士奇臣潜凡書二紙悉識以東宫圖書而分賜之蓋同侍晏也後詩亦識圖書而專賜潜其詩一書侍讀一書賛善者從畧而互見也觀於此詩則知上之所以重潜潜之所以事上交得其道矣明年潜卒時無强壯子弟在側所得奬諭詩文好事者知其爲寶率持去其子棨能記憶二詩比求善書者録爲卷以臣士奇先朝

舊人且其父同寮也求識之臣侍仁廟監國最久仰窺
聖志蓋未嘗一日不在君父不在生民不在求道而咨
賢也仁明之德從古鮮儷焉潛卒後七年宫車上賔想
見明良神靈感會今侍龍御於三光之表而臣衰病餘
息徒抱烏號而永慟獲覩此卷拜稽三復老淚横流謹
識歲月如左

題朱文公墨跡後

古人於墓銘碑誌雖細微事必謹然紀名臣鉅公之事

無小失者亦難矣韓忠獻誌歐陽文忠之墓其序文忠與尹師魯余安道坐論范文正公被黜與文忠所自志先後不合蓋功績繁重當時止據其家子弟所述書之不及詳考也韓歐同朝最久最相知猶不免此失況文公爲張公後輩於追述能免無小失哉而公常以為愧此大賢君子之心也以文公之學之識著一書歷十餘年義例始定而猶汲汲求正於人此皆後學所當師者因拜覩此書於京口何彥澄所敬識其後又録以藏于家

云

題蕭氏瑞芝詩文後

桃源蕭悳聚以運賦來京師將歸持鄉先生所爲其家瑞芝詩文十首屬余題其末蓋舊簡歲久不存其九首出於廼父安正所記憶瑞芝記一首先伯祖主簿公所作則余錄諸家集以授之者也當元季兵亂四方塗炭之際安正之父斯和富而好禮積而能施屹然以保障其鄉自任卒之其鄉無寇盜攻剽之爲父子夫婦相保

聚如平時此乏所以發祥而先生君子所以作爲文章稱述詠嘆累累其盛如此也其光遠而信後豈有窮哉夫事以文顯文以人傳不知其人讀其文而欲信之不疑難矣當是時江右文物盛於吾州諸先生君子或仕而既退或隱而未出旦暮聚處相與磨切頡頏所自樹皆不肯茍且在古人下姑即是集所存者而疏其畧焉康先生字宗武從游吳文正公爲高弟學行醇實爲慶洲書院山長齊魯關陜之士多從之游傳其學者往往

去掇高科爲顯官學者稱匡山先生主簿公字公望先待制冢嗣學者稱望之先生當時文學之高古操行之峻潔表然鄉邦不可以第二在朝如虞文靖公歐陽楚文公參政相臺許公皆甚推重自劉先生以下逮際皇明混一海宇始出仕劉先生字子高後更名崧起家職方郎中再陞至禮部侍郎權吏部尚書致仕又起爲國子司業其盡誠敬以事上謹於職任務當大體其卒也高廟爲文祭之兩王先生實伯仲沂字子與嘗以說書

徽授同知福建鹽運司未赴以老罷歸矩度嚴肅辭氣
温裕學者敬而親之稱竹亭先生佑字子啟初爲監察
御史陞廣西按察僉事知崇慶州所至鋤奸植善風槩
凜然歐陽先生字日新爲臨淄令其政寬簡而重禮教
有古循吏風楊先生字自立羅先生字子理鄧先生字
崇志三先生布衣時爲金石交時稱楊羅鄧砥礪踔絶
氷蘖不過其將仕也相與約曰吾徒幸獲事明天子行
或纎芥有怍古人復何顔相見哉其後楊先生自吏部

主事四遷通判杭州府羅先生爲惠安府同知鄧先生爲四川鹽運司經歷三先生居官雖造次隱微之際必在於所學其卒也皆不畜一錢以遺其家張先生字子召差後出為丞於蜀其治民以平易而持巳介然嗚呼之數先生者其所樹卓卓如此夫惟不言言必有徵蕭氏斯文之著夫豈偶然之故哉余少時親睹劉先生以下數君子與安正往還契好甚厚每游桃源山中必過凌雲軒留止數日極懽然後去要之不獨文字之交而

已然則覽斯文者蕭氏先德之徵西昌名賢之衆安正交游之盛槩可見矣蕭氏之子孫其世世寳此勿壞哉

跋黄檢法告身後

右宋御史臺檢法官永嘉黄衮歴官告身三通公七世孫性什襲唯謹性之子今右春坊大學士淮以示余求題余考其時其人不能無慨焉者第一通紹興八年公爲饒州司法參軍時所授是年三月秦檜自樞密使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樞密使五月王倫使金還檜力勸思陵屈己主

和議左僕射趙鼎持不可參政劉大中附鼎議於是檜使臺
臣劾大中十月罷知處州鼎亦繼罷為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
使兼知紹興府十一月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以上疏極論和議不
便乞斬檜等遂遠竄侍郎曾開亦以論和議被黜而刑部尚
書胡交脩先以母老求去皆在八年鼎以下諸賢當時
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一旦盡逐之蓋自是和議遂定
而天下之事變矣後兩通皆不完有月日而無紀年第
二通改左宣教郎充光州學教授考之當是紹興十六

年蓋前年十月以樞密都承旨兼侍讀李若谷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十七年正月罷僉樞而真爲參政弟三通遞權通判均州轉左承議郎時所授當是紹興廿三年蓋廿二年十月始以御史中丞宋樸僉書樞密院事次年十月遞罷至是而天下之事愈變矣若谷與樸柔佞檜拔之散地取其易制二人拱默於位無足論林一飛凡弟黨檜靡所不爲周三畏親佐檜殺岳飛小人之尤無忌憚者而皆柄用之賢者如吳表臣正直敢

言志同趙鼎陳橐薛徽言皆以非和議見嫉於檜用未久而輒斥於戲親小人遠賢臣宋之不復振豈待他日而後見哉此余所以為深慨者也然當檜勢燄赫奕時奸邪阿附之徒一言苟合自散冗超躋華要如鄭仲熊輩者多矣黄公以紹興壬子張九成榜進士與仲熊同年歷官廿餘年猶畀畀以權州判轉承議郎終其身不過檢法官檢法在御史臺與主簿皆從七品非公自重難進而若此乎繇紹興廿二年至今二百六十有一年

性恂恂篤行以承家啟後爲務用淮貴封奉議大夫右春坊大學士淮起科目登清華駸駸光榮未可量也賢者必有後撫卷三嘆遂爲題此

恭題國史院編脩官廖賜所受勑命後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脩官階九品而無定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官兼史事則帶兼脩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不復設編修官而以脩撰編修檢討專爲史官隸翰林翰林自

侍讀侍講以下為屬官官名雖異然實不分職史官皆預講讀講讀官亦預史事所兼預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多循國初之制書兼修國史甚者編修已陞為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修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盖仍襲舊制故也廖賜吾邑鄉先生字伯先舉明經擢此官此其所受勅命也國朝以來西昌之士入翰林自先生始然僅歲餘改五河縣主簿卒於官後五十年其從曾孫謨為翰林庶吉士出此勅求余題謹拜手

恭題於後

題胡學士遺墨

此亡友贈禮部尚書文穆胡公爲翰林學士時送進士劉咸士皆爲四川僉憲近體詩一首忠愛之意溢乎辭氣之表君子之於人其道固如此也古稱仁者贈人以言言苟不出於忠愛可以爲仁乎公爲人簡肅不苟交處與余同郡又同在翰林十七年交好最厚余齒少長然余有過舉公未嘗不言余或有言於公亦未嘗不

欣然見納也兩人者恒以此相親蓋公於交際必欲彼此相益故爲文章亦務進人於善道嘗曰吾不能效俗輩爲損友矣與公永別今四年三復此詩追念平昔不覺涕泪之交頥也士皆寶藏此詩其愛重公之意固與余同夫重其人而不違其言庶幾幽明之良友哉

題絳帖後

右法帖十卷第一卷帝王書二卷至四卷秦漢晋唐閒人書五卷至七卷羲之書八卷至十卷獻之書蓋刻石

東里文集卷九

在絳州世所稱絳帖者也宋太宗購求古法書刻板藏禁中大臣登二府者得賜墨本吾郡劉沆嘗位宰相以賜本摹刻傳於世自是士大夫又有摹刻以傳者南渡之前有六本而絳本在焉其後摹刻以傳者益多前三十年存者獨潭絳泉汝四帖泉汝不及潭絳今潭帖已燬而泉帖歸秘府此帖雖在太原亦不易得矣行人史常家藏此本誠可寶也然有志書學者尚以米南宫黄伯思所論考之